

#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and Pathway for China's Transition from a Major Agricultural Country to a Strong Agricultural Country

Guangkuo Cheng

School of Marxism,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00, Sichuan, China

## Abstract

A strong nation must first strengthen its agriculture; only with strong agriculture can a nation be strong. Building a strong agricultural country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goal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a socialist country and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study, through drawing on and comparing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of world-leading agricultural countries, clarifies the pathways for building a strong agricultural nation and further summarizes the allocation and flow of various elements and resources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strengthening, proposing policy directions suitable for Chin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it focuses on explaining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integrating the mechanism for upgrading the structure of agricultural factor endowments and the market-oriented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with the mechanism for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in the future, efforts should focus on capital and technological factors as the core elements, aim to improve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emphasize the role of market-oriented mechanisms, and thereby build a safe and efficient rural industrial system.

**Keywords:** Strong Agricultural Nation; Agricultural Factor Endowment Structure; Market-Oriented Agricultur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ath

## 中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机制构成及搭建路径研究

程光阔

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成都 610000

**摘要:**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目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的基础。研究通过借鉴和对比世界农业强国发展经验，明确了农业强国建设的路径搭建，进而归纳出农业强国建设进程中各要素资源流动配置，提出适应我国建设农业强国的政策导向。此外，重点阐释了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机制与农业制度安排市场化机制统一于农业高质量发展机制的理论逻辑。研究建议，未来应当以资本、科技要素为基本内容，着力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注重市场化机制的推动作用，以此构建安全高效的农村产业体系。

**关键词:** 农业强国；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农业制度安排市场化；农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 1 引言

农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蓝图的根基，有着重要的基础和保障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这是党中央基于改革发展稳定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也一直坚持用大历史观来分析“三农”问题。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不安，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俄乌战争、巴以冲突等地区矛盾不断激化升级，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粮食安全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

点，国际粮食危机越发严重，我国十四亿多人口的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供应成为头等大事。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稳步推进，农业产业呈现出多元化样态，农业经济贡献稳步提升，同时对生态环境、文化传播、旅游经济等方面都有着积极作用，极大提升了我国人民幸福感、获得感，为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动力。我国目前正稳步迈向 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正处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型的关键期，挑战同机遇交织叠加，如何走出一条适合我们的农业强国道路不仅关乎人民福祉，将深刻影响到国家的战略全局。

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我们当前和今后发展的主旋律，这意味着我们的现代化道路将向着更深更高的层次迈进，同时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关键一环。习近平强调：“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农业强国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根基，这一概念自 2020 年首次提出以来，国内学者在农业强国的概念内涵、理论逻辑、历史逻辑、路径研究以及国际对比等方面做了大量的阐释。国外研究也普遍认为我国要实现强国目标，必须对现有的农业结构进行重组。这些研究为更好地把握农业强国的概念内涵、理论逻辑、搭建路径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参考。但当前对于农业强国的研究较多集中于某单一领域，而农业强国的搭建路径是一个综合、连续、发展的过程，要将我们的农业强国构建放到整个世界发展的现实中，放到整个经济产业发展的现状中。“强国”突出的是“强”，强调的是农业发展多重指标的协同过程，仅靠技术、政策或者制度等单一手段无法解读农业强国发展历程的整体性特征。

因此，本研究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以发展经济学为工具，以破解我国当前农业强国搭建路径的体制机制障碍为目标，通过与世界农业强国之间的对比，着重描绘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机制、农业制度安排市场化机制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机制之间的运转逻辑，以期最终形成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搭建路径。

## 2 中国的农业特征

我国的农业资源丰富，历史悠久，农业的兴衰对我国的发展至关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已经取得了不菲的成就，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农业大国的地位，保证了十四亿多中国人民的“饭碗问题”。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当前的体制机制对农业进一步发展产生了约束，加之世界局势动荡，世界范围内的粮食危机进一步加深，粮食安全成为全球热点。我国在农业方面的短板日渐凸显，粮食产量增速出现下滑、土地资源浪费、农业经营方式落后、农业科技水平较低等问题亟需得到解决。

### 2.1 农业产量规模大

农业产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农业发展状况的基础指标。我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向来重视以主粮为首的农业产出。通过相关政策不断加大惠农利农力度、农业科技的普及应用与农业基础设施的覆盖，农业生产力不断得到释放。我国粮食总产量连续 8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在 2024 年更是首次突破 1.4 万亿斤，而且水稻、小麦的自给率超过 100%，粮食的单产水平较 2010 年增长 15%，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23 年第一产业产值增加 9.1 万亿元。多元化的农业结构极大提升了农业综合产能，根据《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规划（2023—2030 年）》，全国目前建成重点蔬菜生产基地 580 个、水果标准园 1.2 万个；相关的经济作物产业规模稳居世界前列，2023 年蔬菜产量达 8 亿吨，占全球产量 50%以上；水果总产量约为 3.05 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约 30%；肉类总产量接近 9000 万吨；水产养殖产量更是连续 33 年保持全球第一<sup>①</sup>。

我国农业产量规模的形成是政策引领、科技支持、基础设施投入协同作用的结果，为我们奠定了农业大国的坚实基础，既能够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又能保障人民群众的“菜篮子”。但为了实现农业强国目标，也需从“量”向“质”深化转型。

### 2.2 农业劳动生产率低

根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数据，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约为世界水平的 50%，仅为美国

<sup>①</sup>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的 6%、欧盟的 15%，甚至低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的 63%。农业劳动生产率是衡量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程度的标准，能够集中反映农业的整体发展水平，长期以来我国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土地经营呈现破碎化。2020 年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 0.52 万美元，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与世界发达水平相比，这个数字的差距是巨大的。同时，相关研究表明，目前我国的农业占 GDP 比重约为 7%，农业劳动力占比约为 24.1%<sup>[1]</sup>。农业作为基础产业，历来不重视农业对总体经济的贡献，但农业生产的效率决定了其基础作用的发挥，农业高投入、高支出与低产值的缺陷严重阻碍了我国农业的良性发展。同其他产业相比，农业发展增速远低于二三产业，这里面有农业本身发展特点与历史原因的影响，更大的症结依旧是当前体制障碍束缚。现存的农业经营体系使得大量的劳动力与土地捆绑，这是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根本原因。

### 2.3 农产品附加值低

农业本身是一个弱质性产业，农产品相对于其他商品在市场上刚性高、韧性低是普遍性特点。农产品附加值涉及到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包含了农业科技、品牌、流通体系多个环节，我国目前的农业产业布局还未成熟，面临着产业起步晚，基础设施薄弱；资金缺乏；产品相似度高，品类单一，创新不足以及品牌意识不足等一些困境，农业同二、三产业融合比例低，农产品从生产、运输、销售、加工等各个环节没有成熟完善的产业链，各环节“依次进行但互不联系”。这就造成农产品在整个链条上与市场脱节，无法满足日益升级的市场需求。另外，农产品的市场供给较为原始，高品质农产品以及产业相关的衍生品供应不足，抑制了人们的消费需求。仅从内部来看，农产品缺乏弹性，市场上的农产品种类少，缺乏丰富性。一方面是农户深感“种地赔钱”，另一方面是非农就业人员在进行消费时可供选择的产品种类趋向单一化，生产成本在不断增加，但产出的农产品附加值低，产品竞争力严重不足，势必会带来农业效益的减少。

### 2.4 农业生产方式落后

我国农业为何“大而不强”，一个重要的方面就在于我们当前的农业生产方式落后，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决定了生产资料归家庭所有，极大限制了农业资本的深化，尤其不利于农业机械化的展开。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22 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为 73.11%，而世界农业强国的农业科技贡献率都要在 80% 以上。从现实状况来看，主要的生产经营是“原始力+机器”的模式，即单独经营使得每个生产单位在进行生产时都必须投入人力成本，劳动力成本投入过多，导致单位农业投入的产出价值远低于世界先进水平。1978 年我国农业改革以来，农业方面没有发生过较大变动，农业生产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方式，“独门独户”式的生产能够极大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这是对于传统计划生产体制的重大的突破。发展至今，这种体制不利于规模化机械作业的生产方式，已然不适应农业现代化目标的要求。

## 3 世界农业强国的共同特点

### 3.1 农业劳动力占比低

经过几十年的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国的农村人口比例已经降低至 37.5%，但相比发达国家这个数值还是偏高。世界农业强国的在农业生产中劳动力占比普遍较低，比如 2021 年日本农村人口占比只有 8.7%，荷兰农村人口占比为 7.4%<sup>[2]</sup>，其中实际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占比会更低，农业劳动力占比平均数值只有 5% 左右。当前美国农村人口比重为 17.1%，从业人口约为 340 万，占总人口的比例仅有 1%，但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来看，美国粮食总产量能够占世界总产量的 1/5，玉米、大豆、小麦产量更是长期占据世界领先地位。作为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美国人均耕地面积约为 15 亩，具有人地关系和谐的自然优势，且在一战后，城市化的发展让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向其他产业转移，农场数量开始增加，加之美国强大的工业能力，在上世纪 40 年代左右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此后水平不断上升。伴随着农业从业人口不断减少，劳动力要素在

美国农业生产中的投入占比越来越少，资本和技术要素比例不断上升并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美国长期作为世界粮食出口国，对世界粮食安全局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 3.2 农业多功能性展现

农业由于自身产业的特殊性，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只作为基础型产业发挥供给保障功能，农业强国的建设对我们的农业多功能性展现提出了更高要求。农业多功能的发挥从根本上依赖国家总体经济的成长，当前世界农业强国如美国、日本、荷兰等大都属于经济发达国家，有着强大的工业基础和创新创造能力为农业多功能性展现提供保障。荷兰利用自身产业特色，“农业+旅游”、“农业+文创”、“绿色农业”等模式发展势头良好，农业与工业、服务业之间的协同更加紧密，得以构建完整的产业链与高效的产业集群。日本由于农业生产中自身土地要素严重缺失加之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导致农产品长期依赖进口，但日本很好地利用了农产品的品牌效应日本坚持农业建设“小而精”的发展思路，经过长期推行“一村一品”“一县一业”运动，农业品牌开始大量兴起，经过多年发展，运用优良培育、文化营销等手段推出了如神户牛排、夕张甜瓜、宇治茶等大量国际知名农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都有强劲的竞争力，因此能够取得丰厚收益<sup>[3]</sup>。

### 3.3 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强

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考量的的是一个国家农业产业的综合实力，其中最能反映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指标就是农产品的国际贸易。通过横向对比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指数，2019-2022年贸易指数由115.46上升至145.6，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反观相同年份的农产品出口指数由33.8上升至38.5，相比于进口状况数值小且增长缓慢。相同年份美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指数从125.1升至163.6，荷兰从61.5升至72.7。这意味着在全球贸易竞争中，我国在制度规则制定、谈判话语权、贸易纠纷化解等方面处于被动。“大而不强”“品质不高”使得我国农业企业和农产品走出国门之路变得异常困难，这也让我们不得不面临“国粮难出，外粮易入”的困境。

### 3.4 农业投资回报率高

分析美国的农业要素禀赋结构，无论是在劳动力、资本以及农业科技装备都具有极大先发优势，使其在全球农业领域拥有较强话语权，农业强国的地位较为稳固。根据粮农组织数据库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美国国家总体投资（农业、林业和渔业）增加值为2871.98亿美元，占总体投资1.05%，中国的数据为14138.45亿美元，占总体投资7.8%<sup>①</sup>。美国农业投资汇报同二三产业之间的差距较小，而中国农业投资实际效益并不明显。

### 3.5 新技术赋能农业生产

数字化、智能化已经成为产业升级的技术核心，世界农业强国普遍将技术要素作为农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比如日本的财政政策明文规定，农业在一般财政预算中支出占10%，这些支出只能用于农地建设、稻谷生产、水利建设，设备购置等，但为了凸显日本的农业优势，用于农业数字化建设的费用能够占到支农支出的40%左右<sup>[4]</sup>。

欧盟将“农业数字革命”作为未来农业政策制定的重点，在“共同农业政策”谈判中同样赋予了数字技术重要地位，并且相关国家发起实施了AIOTI智能农业领域试点计划，并给予了3000万欧元资助<sup>[5][19]</sup>。大量新兴科技在农业领域大放异彩，法国、德国等一众发达国家将互联网同农业深度结合，从种植、培育、收获、加工以及运输全过程提供大数据支持，结合智能化手段，搭建农业科技平台。其中最为典型的要属荷兰，荷兰作为“低地之国”，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存在明显劣势，但荷兰却能够在短时间内建立起高度现代化的农业体系，目前荷兰拥有占全球温室总面积的四分之一的玻璃温室和高标准的农业灾害防治工程<sup>[6]</sup>。

<sup>①</sup> 数据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数据库。

### 3.6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健全

农业强国大都具备完整系统的项目研发投入体系，农业人才培养机制、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和农民生活保障体系。类型因国情农情的差异存在特殊性，一种是“小国式农业社会服务体系”，这些国家大都国土面积小，农业发展面临自身要素禀赋不足和国际市场冲击，这使得农业社会化服务变得尤为重要。“谷贱伤农”在日韩农业发展中有另一个解释，“谷”指的是国外进口的农产品由于自身限制，农业生产成本的成本高，相对于国际市场没有价格优势，日韩较早地探索出了财政与金融相结合的补贴模式，有效降低了农业经营主体的压力，提振了农业发展的信心<sup>[7]</sup>。相比来看，我国当前农业补贴的手段较为单一，形式较为简单。此外，在日韩存在类似“农协”的组织，这种机构在健全农业政策支持体系、加快建立农村金融合作体系、延长农产品价值链、综合采用财政、项目、金融、税收工具支持修建为农服务设施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sup>[8]</sup>。另外一种就是“大国式农业社会服务体系”。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农业强国，依靠的不单单是成熟的工业体系、先进的技术装备，合理的制度构建也是引领其农业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上世纪 20 年代开始，美国开始进入规模化，这一过程大多是市场调节的自发行为，在经济大危机之后，政府开始直接干预农业，我们最为熟知的方式就是美国的农业立法。1933 年，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农业调整法》（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农业法案，该法案奠定了此后美国农业立法的基础。美国大概五年就要对法案进行修订，截止到《2018 年农业改善法》（Agriculture Improvement Act of 2018），一共发布了 18 部法案<sup>[9]</sup>，美国农业竞争力经久不衰的秘密就隐藏在这些法案之中。

世界农业强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形式虽然各有千秋，但其内核基本都是统一的，那就是根据自身发展状态，协调国内外供需结构，为合理的农业资源布局提供资金支持、政策保障、法理依据等软件措施，为农业经营主体打造一个安全可靠的流通环境，合理利用各种经济手段，真正让农业社会服务落地深耕。

## 4 中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机制构成与逻辑

中国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机制由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机制、农业制度安排市场化机制、农业高质量发展机制三大机制构成，三大机制的运转形成了适应我国国情农情的独特发展路径。

### 4.1 构成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的三大机制

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型可以视作我国农业向高质量发展跨越的过程，农业高质量发展机制依靠的不是单个指标的成长，农业要素禀赋升级机制和农业制度安排市场化机制就是农业高质量发展机制在要素结构和制度安排方面的内在要求。

#### 4.1.1 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机制

农业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以及技术在内，各要素在农业生产过程的丰裕度能够反映出—个国家和地区的农业发展阶段。从美国、日本等世界农业强国的发展事实来看，通常是由劳动力要素丰裕向资本要素丰裕（伴随土地要素丰裕度提升）最终转型为技术要素丰裕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我们就称为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升级<sup>[10]</sup>。笔者根据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理论，综合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要求，认为今后十年将是我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型的关键时期。因此，根据农业强国各要素丰裕度，可将我国的农业强国转型分为四个阶段：起始阶段，这一阶段劳动力会被二三产业大量吸纳，农村人口城市化加速，农业劳动力要素水平降低，土地要素随着人口外流丰裕度上升；发展阶段，随着土地要素不断丰裕，资本要素从城市流向农村，农业经营单位不再以家庭为主，土地经营开始出现大规模机械化作业；成熟阶段，资本要素绝对占据主导地位，规模化、机械化、专业化经营成为常态，农业生产单位以农场或合作社形式为主；最终阶段，普遍的规模化机械化生产不再具有竞争力，生产单位为进一步适应市场化需求，不断改进生产模式，发展农业科技逐渐成为市场竞争的主流，技术要素逐渐占据主导，新型农业科技成为引领农业进步的关键性要素。

### 4.1.2 农业制度安排市场化机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化制度安排机制要作为要素流动的桥梁和纽带，政府要做好符合当前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政策供给。由于世界农业强国的实现背后都有政府部门通过合理的农业制度设计或改革来加以规范引导，我国的农业强国目标同样离不开制度的支撑，包括改革土地产权制度；推动劳动力向非农部门合理转移的户籍制度；构建可持续性资本下乡体系等。

正如速水佑次郎提出的农业部门的新型投入要素“谁来供给”“谁来分配”和“谁来传递供需信息”命题所表达的那样，农业“基要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并不必然发生<sup>[10]</sup>。农业制度安排市场化机制要同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机制紧密结合，一是要随着各要素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二是要合理引导各要素在农业生产当中的配置。亚当·斯密曾说过：“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就是鼓励每个人去创造财富”。在农业生产中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为要让每个要素尽其所能地发挥作用，这就要求我们要对农业生产进行合理布局，利用政策性手段引导要素流动，防止出现要素结构失衡。

### 4.1.3 农业高质量发展机制

高质量发展是以高质量活动为基础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由农业生产率、农业收入和农业资本积累率三个密切关联指标构成的协同增长机制<sup>[11]</sup>。因此农业高质量发展机制的构成依赖的是多重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机制与农业制度安排市场化机制协同作用的结果。

农业高质量发展机制的搭建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能脱离其他两大机制的运转。从其衡量指标来看，先进技术赋能、农业可持续发展政策、资源利用效率以及规模化水平等都囊括其中；从现实发展来看，世界农业强国普遍拥有较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强劲的农产品竞争力、先进的农业科技水平以及完善的农业服务体系等特征。这从理论和现实层面为我们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机制提供了目标导向。

## 4.2 三大机制的运转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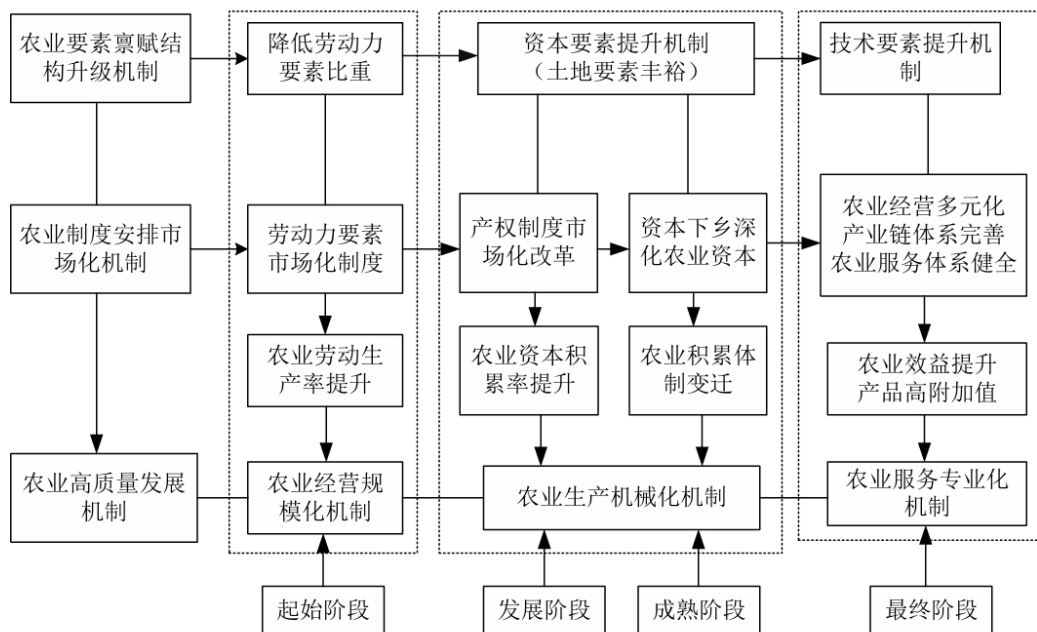


图 1 三大机制运转逻辑结构图

图 1 展示了三大机制的完整运转逻辑。可以看出，三大机制之间并非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的合理运

转为我们搭建了一条十分稳固清晰的农业强国路径。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机制同农业制度安排市场化机制的协同发展演变，就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随着农业要素结构的改变，对原有的劳动力要素进行出清，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减少，出清的劳动力要参与到市场化机制中，其中一部分也要被非农部门吸纳，这就带来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土地细碎化经营向规模化逐渐改善，农业劳动力要素下降意味着土地要素丰裕度上升，这就要求要有相同土地的资本要素提升来维持充足的生产能力。制度层面必然要构建稳固合理的产权制度来带动资本要素提升，资本下乡的渠道和方式更加多元，农业积累体制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两个阶段之间存在一定交叉，作用的结果则是机械化逐渐代替旧有的生产方式。这一阶段我国农业水平进入世界前列，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加凸显。随着国际农业市场竞争加剧，技术要素逐渐取代资本成为农业发展的强劲动力，这时农业同二三产业深度绑定，农业经营呈现出多元化，农业对 GDP 贡献逐渐增大，据此形成一套完整的农业服务专业化机制。

## 5 中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机制的搭建难点

### 5.1 人口结构分化严重

从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的模式来看，农村劳动人口比例依然较高，大量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细碎化的土地严重阻碍规模化生产和大型机械化作业的展开，再加上我国城市发展迅速，农村发展相对滞后，使大量农村青年劳动力流向城市，农村地区青年人口的大面积流失导致了农业劳动力高龄化趋势明显<sup>[12]</sup>。这样的人口结构适应当前的小规模生产方式，但从社会总体层面来看，人口流动加剧了农村空心化问题，不利于新型农业人才的培养，农业强国建设的关键环节根基不稳。

### 5.2 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任重道远

农地产权问题作为我国农村制度体系的核心，一直是学界热议的话题，这几乎是制约我国当前农业强国发展的症结所在。三大机制的运转是必须以地权为基础的，农业强国建设的关键就在于改革完善以农地产权安排为核心的农业质量发展机制。“地权整合”是国家连接乡土社会的基础方式，自建国以来，我们在不同时期对“地权整合”的模式都有调整<sup>[13]</sup>。这种以土地细碎化和劳动力密集化为标志的生产既要吸纳过多的农业劳动力，又与土地规模化根本对立，随着时间的变动，我国农业要由“大”转“强”，这样的产权制度已然成为了发展的桎梏。我们目前的三权分置改革处于初级阶段，当前的改革反而使许多已经在外务工且具备城镇化条件的农民抛荒、撂荒土地，也不愿意放弃农村土地和户籍；而外来业主对经营权流转抱有戒心，要么对土地进行“竭泽而渔”的掠夺，要么在经营过程中因抵押难、租金高等问题而中辍。改革实际收到的成效并不显著，产权制度牵一发而动全身，既要保持农业生产良性发展的状态，因为这是我们的粮食安全基础，还要充分考虑到改革后各主体相关利益方如何安置？农户保障如何落实……改革似乎陷于停滞。

### 5.3 资本下乡难以为继

资金周转不畅、融资渠道单一，资本下乡不持续导致当前很多农业地区的基础不牢固，农村产业难以形成稳定结构。农业发展资本下乡的目的在于使用城镇当中富余的资本要素，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来源与技术支持，进一步提振乡村产业。近年来我国通过乡村振兴战略引导了大量资金流向乡村地区，确实带动了部分乡村地区农民增收。但在现实中，资本的逐利性与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之间存在矛盾，资本倾向于“赚快钱”，受利益驱动，完全不顾及当地农情以及生态环境，甚至将高额国家支农资金视为利润来源。投资企业凭借自身在市场中的有利地位，加之地方监管的缺失、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农民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当政策红利被消耗，相关投资企业毁约，留给投资当地的只有经济、社会以及环境问题，严重挫伤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sup>[14]</sup>。

### 5.4 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动力不足

农业产业升级的过程就是持续用新技术代替旧技术，新的生产力取代传统生产力的过程。数字化智能化

升级目前在二三产业开展得如火如荼，农业自然也不例外，未来产业结合数字科技与智能科技已经成为发展大势。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现代化技术融合实现与国家战略需求相对接从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sup>[15]</sup>，但数字化和智能化等现代化技术转型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多方合力。我们目前需要面临来自技术难题、资金短缺以及人才培养多方面的压力，亟需解决农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中的技术难题和资金来源问题，培养和引进农业数字化、智能化人才，实现农业强国建设主要动力的可持续供给。

## 6 中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机制的搭建路径

针对我国农业强国转变面临的难点，我们要做到的是实现三大机制合理运转，要素在市场合理流动，最终实现产业升级、产品竞争力提升、体系构建完整这样一个协同共进的过程。

### 6.1 优化人口结构，增强农村产业吸引力

增强农村产业吸引力的方式就是产业升级，提升农业产业创造财富的能力，产业升级与人口结构优化之间关联密切，产业升级与人口结构优化之间形成良性循环是三大机制运转中要素流动的合理状态。这一良性循环能够实现传统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高端技术人才向农业领域输送，也是农业突破传统生产方式实现升级换代的动态过程<sup>[16]</sup>。从现实角度出发，可以对乡村地区资源优势进行划分，围绕当地特色资源打造数字农业、品牌农业、绿色农业、文化农业等新型农业业态，吸引青年人口返乡创业，以人力要素为本，着力优化人口结构，打造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农业产业。

### 6.2 三权分置对接市场化机制，打造农业强国基础

产权理论创始人科斯（Coase）认为合理的产权制度是高效率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基础。三权分置是继“两权分离”之后我国在农业改革中的又一伟大创造。在乡村建设过程中，“两权分离”已经发挥了应有的优势作用，随着建设质量的提升，这种作用在逐渐被消耗，这是我国农业走向规模化的必经过程，这里涉及到土地产权制度，重要程度毋庸置疑。事实上，通过完善承包地产权权能、提升经营权市场化配置效率，推动农业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转型我国已经初步确立了向三权分置的过渡<sup>[17]</sup>。这是未来我国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重要基础，土地经营权的集中整合让土地要素富集化，这将为资本要素的注入留下充分的空间。目前出现的一些问题并不能阻止改革前进的脚步，“市场化”无疑是最优解，所有权依然是集体所有，将经营权、承包权进行细分，要同时出台要素市场准入和农民权益保护双层机制，为三权分置打造制度支撑，激活土地的保障性资产功能，理清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者之间的关系，体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

### 6.3 构建可持续性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农业服务体系是农业强国建设的有力支撑，最直接的优势就是促进各要素合理流动，农业服务涵盖了农业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涉及信贷、补贴、政策保障等方面<sup>[18]</sup>，我们当前在部分环节上存在缺失，这与我们当前的发展水平存在密切关联，我国目前的农业保障体系构建仍处于摸索阶段，而我们之前所提到的搭建难点的破解都要依赖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这是一个大厦的总支撑。

可持续的农业社会服务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协同机制，要规划整合多元利益主体，不仅在系统内实现信息沟通的有效性，而且能够做到有效配置农业资源，推进土地规模流转以及保障农民权益<sup>[19]</sup>。这里需要的正是基层党组织的带动引领，无论是资本下乡、土地流转还是劳动力转移等难免会产生矛盾，基层党组织就要勇于担当责任，主动担任好“协调者”，用多轮协商的方式推进工作，助力农业可持续发展。

## 7 结论

农业作为我国发展的一个短板，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很可能处于不利地位。面对困难与挑战，需要立足自身发展现状，借鉴吸收发达国家经验。同时，根据三大机

制运转逻辑,把握好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与农业制度安排市场化之间的配合,处理好多元主体关系,将农业问题的焦点聚集在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农产品竞争力提升、农业多功能展现、农业投资回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构建为特征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机制,推进农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充分挖掘土地、劳动力、资金、科学技术等农业强国建设要素,有效利用整合各类要素,让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最终实我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质”的转变。

## 参考文献

- [1] 王亚华,王浩瑜.我国农业强国建设的成就、挑战与战略取向[J].中国发展观察,2024,(07):33-41.
- [2] 张欣雨.数字化赋能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路径探析——以荷兰发展经验为借鉴[J].智慧农业导刊,2024,4(15):19-22.
- [3] 邹乃馨.日本农业品牌战略的经验与启示[J].中国发展观察,2024,(07):97-102.
- [4] 江洪.日本数字化农业发展对我国的启示[J].南方农业,2018,12(29):180-181+183.
- [5] 马华,郭志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域外经验与中国镜鉴——基于日韩、美国、欧盟的比较分析[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9(05):16-26.
- [6] 汤成.美国、日本和荷兰农业产业化发展特色及启示[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4,35(04):248-251.
- [7] 曹蕾,干婷婷,王娇文,等.法律保障、财政支持与产业协同——日韩农机信贷补贴经验与启示[J].经济研究参考,2021,(23):107-117.
- [8] 王怡雯,曹斌.韩国农业协同组合的综合改革与启示[J].中国农民合作社,2023,(08):58-61.
- [9] 孙天昊,郝碧榕.21世纪以来美国农业法案的演进历程、逻辑、走势及启示[J].世界农业,2024,(06):27-37.
- [10] 罗浩轩.中国区域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变迁的逻辑和趋势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7,(03):46-59.
- [11] 罗浩轩.农业高质量发展机制是如何形成的——基于福特主义及其在全球扩散的考察[J].当代经济研究,2024,(04):75-87.
- [12] 郑兆峰,高鸣.农村人力资本助推新质生产力:关键问题与政策优化[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05):10-21.
- [13] 王成利.“权能重构—地权整合”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基于农地“三权分置”的实践探索[J].理论学刊,2024,(04):112-121.
- [14] 公茂刚,张云.资本逐利性与农业发展可持续性:从冲突到共生[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3,22(05):574-581
- [15] 韩杨,陈雨生,陈志敏.中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进展与政策完善建议——对照中国农业现代化目标与对比美国、德国、日本经验教训[J].农村经济,2022,(05):20-29.
- [16] 贾伟.产业融合助推农业强国:作用机理、实践经验和未来发展[J].江西社会科学,2024,44(02):62-69.
- [17] 郑永君,钟楚原,罗剑朝.地权整合性、经营嵌入性与乡村产业振兴[J].中国农村观察,2023,(03):25-43.
- [18] 于丰.基于资金引导视角完善现代农业社会服务体系[J].现代经济信息,2016,(24):356.
- [19] 许竹青.国外促进农业科技服务的政策趋势与经验借鉴[J].科技中国,2020,(05):27-29.